

歷史與空間

■ 張桂輝

葉帥廬山留「遺篇」

遺篇，是前人遺留下來的詩文。在中國古代史上，最著名的遺篇有：宋代蘇軾的「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繫之舟。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惠州儋州」；明代袁崇煥的「一生事業總成空，半世功名在夢中。死後不愁無勇將，忠魂依舊守遼東」等。戊戌初秋，我借重上廬山之機，前往拜謁葉劍英舊居，意外發現了1959年8月葉劍英元帥在廬山留下的一首七絕。

葉劍英（1897—1986），原名葉宜偉，字滄白，廣東省梅縣人。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戰略家，中華人民共和國、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，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。葉劍英一生創作了170多首詩詞。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《葉劍英詩詞選集》，收錄作者1959年創作的15首詩詞中，並沒有廬山那一首。

葉劍英舊居，位於牯嶺東谷中二路7號，原為58B號別墅，建築面積約165平方米，坐東朝西，居於高坡上，西臨長沖河。這棟單層石構別墅，原主為葡萄牙人。1937年，為蔣介石德國軍事顧問寓所。1959年、1970年，中共中央廬山會議時，葉劍英先後兩度下榻於此。在外貌樸素的葉劍英舊居寬敞會客廳裡，東面擺着一張造型頗為精美的三人沙發，南北兩面分別擺着一對同款雙人沙發；正面牆上，掛着一幅身著五五式元帥服的黑白半身照，圖片中的葉劍英，臉上露出既和藹又端莊的表情；南面牆上，是葉劍英與李先念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照片，葉劍英身著五五式元帥服微笑端坐着，李先念笑着彎腰雙手遞給葉劍英一份材料；另有兩幅葉劍英與工作人員合影的圖片。

除了照片，客廳南面牆上，掛着一幅用鏡框裝裱的、葉劍英硬筆書寫的詩：「廬山雲霧弄陰晴，伐木丁丁聽有聲。五老峰頭偏向右，東方紅後見分明。」上款和下款分別為「毛振榮同志」、「葉劍英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作」。下部配有一段文字說明：「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期間，葉劍英同志為身邊保健人員毛振榮同志題詩。」可是，從內容看，全詩與毛振榮毫不相干。葉劍英是一名將軍詩人，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「過失」。那麼，只有一種可能——「借題發揮，以防不測」。否則，乾脆取名「無題」，既省時，又省事。

「無題」也是題。魯迅先生就有多首《無

題》詩。如，「雨花台邊理斷戟，莫愁湖裡餘微波。所思美人不可見，歸憶江天發浩歌。」「文章千古事」。「大事不糊塗」的葉劍英，不至於「糊塗」到想不出一個理想的題目。葉帥的這首「毛振榮同志」，無疑是不便「直抒胸臆」，只好來個「借題發揮」。就拿第二句「伐木丁丁聽有聲」而論，遠的不說，解放以後，廬山從不曾有過亂砍濫伐的歷史。我在廬山探親期間，曾專門請教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在廬山工作的岳母，她不假思索地告訴我：廬山從來沒有出現亂砍樹木現象。長期以來，如果哪裡發現了病樹，必須報請有關部門救治或砍伐。可見，葉帥的詩句一定是另有所指。

《同舟共進》2013年第7期發表的《劉邦、屈原、孔明——讀《葉劍英詩詞選集》並集外兩首》中有這樣幾段文字：「整肅劉伯承、粟裕僅一年，昔日出牙凌厲的彭德懷竟重蹈覆轍，在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被打成『反黨集團』頭子。」「世事洞明的葉劍英自然明白，這又是一樁莫須有的冤案。」「8月16日，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《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》的當天，葉劍英寫了這樣一首七絕……」「這是《選集》之外的一首佚詩，徵引者的解讀是：最後兩句，是暗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些老帥、老臣，曾經贊同過彭德懷的意見書呢，還是『東方紅後』偏右的『五老』的懺悔呢？他給後人留下了一個解釋的空間。」「《選集》未選此詩，多半是緣於後兩句的『主流』意識罷。」

近年來，不少人對葉劍英的這首「七絕」進行了解讀。解讀者根據個人的理解，從不同的角度去領會，敞開聯想，各抒己見，可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林林總總，不說也罷。不得不說的是，上網搜索，「詩詞大全網」「詩詞名句網」「古詩文網」「中國正科網」等很多網站不僅自作聰明，給葉帥這首詩安上《五老峰》的題目，而且把詩文內容改為：「廬山雲霧陰晴，伐木丁丁聽有聲。五老峰頭偏聽偏向右，東方紅後見分明。」如此這般，不說是篡改，至少是褻瀆，是很不嚴謹、很不尊敬的。當年，葉帥作這首詩的本意是什麼，沒有說明，不得而知，成為永遠的無解之「迷」。但可以肯定，葉劍英不會「無病呻吟」「無中生有」。縱觀葉帥詩篇，大都觀點鮮明。作為元帥詩人，葉劍英常將對大事的思考寓於詩中。如，1965年，他重讀毛澤東《論持久戰》，賦



廬山東谷葉劍英舊居。 作者提供

詩云：「一篇持久重新讀，眼底吳鉤看不休」，沉澱了對當時國際緊張局勢的深刻思考。

毛澤東與葉劍英，都有以古喻今的習慣。上世紀五十年代末，毛在北戴河的一次會議上送給葉一句話：「諸葛一生唯謹慎，呂端大事不糊塗。」從那以後，「呂端」便成了葉劍英的雅號。毛澤東借呂端讚譽葉劍英，主要是指他立場堅定、旗幟鮮明，做事情從大局出發，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。按照薄一波的說法，葉劍英一生最大的貢獻有兩件事：一件是，1935年長征途中，將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的電報報告毛澤東，保證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按原計劃北上。葉劍英「偷」送張國燾「密電」，挽救了黨和紅軍——1937年3月，延安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的運動。毛澤東曾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，說了這樣一段話：「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。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，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，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。因為這電報上說：『南下，徹底開展黨內鬥爭。』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，那麼會打起來的。』（《毛澤東年譜1893—1949》上卷，人民出版社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P666）另一件是，在粉碎「四人幫」這個問題上的決策和擘畫。

歷史表明，葉劍英在大是大非面前，總能洞若觀火，毫不含糊、機智果敢地作出正確判斷和抉擇。因而，在國內和國際上，都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。1986年葉劍英逝世時，80多歲的小平，親自主持葉劍英追悼會，胡耀邦則在悼詞中稱他「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，敢於挺身而出，毫不猶豫地作出正確的決斷」……

「人生貴有胸中竹，經得艱難考驗時。」漫漫征程、危急關頭，葉劍英不但胸有成竹，而且經得起嚴峻考驗。「老夫喜作黃昏頌，滿目青山夕照明」，字裡行間，折射出葉帥老驥伏櫪的昂揚鬥志，以及對生活、對革命，依然信心滿滿、信念十足。他的廬山遺篇，像廬山雲霧一樣，看不清來摸不透。斯人已去，個中真意，無人可知。所幸這首不曾公開發表的詩篇已被刻在廬林湖畔「毛澤東廬山詩詞苑」中，雖然沒有標題，也是對葉帥的追思與緬懷。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白先勇評夏志清經典作

一九六一年，夏志清的英文著作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面世；七年之後，即一九六八年，《中國古典小說》出台。這兩部著作，一「今」一「古」，震動西方文界。後來，兩書中譯本亦得以出版，同樣哄動港台。夏志清文名，誰不知曉！

夏志清在〈前言〉中說：「採取這種批評研究時，我當然知道在這方面最受尊敬的專家所關懷的一直是考證學。但我以為我們顯然不能無限期地忽視中國古典小說的評鑑。」芸芸讀者中，白先勇評《中國古典小說》，是最有見地的一個，這見於他寫的〈經典之作——推介夏志清教授的《中國古典小說》〉。這篇長文附於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的《中國古典文學》的篇首。白說：「五四以還，中國學者如胡適、鄭振鐸等人對中國傳統小說都曾作出重大貢獻，但他們的研究多偏向『考據』，而夏先生則側重『義理』。」

但，「夏先生絕非忽略『考據』的重要，事實上在每一章的開端，夏先生必先將作品各種版本的演變

以及小說題材的來源說得一清二楚。因為像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，甚至《儒林外史》，版本的差別，影響內容至巨。但《義理》的批評，才是《中國古典小說》一書的精華所在。」

白先勇勾勒了《中國古典小說》的議論準則，分為四個方向：

一、是作品的文化意涵。「夏先生將作品放置於中國儒、釋、道三流匯合的文化大傳統中，來檢視小說所反映中國哲學、歷史、宗教、社會、政治的各層現象及其意義，而加以詮釋、比較、批評。」

二、「《中國古典小說》並非小說史，但所選的六部小說（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紅樓夢》），在中國白話小說的發展上，每一部都是一座往前推進的里程碑，因此，中國小說的演進，亦是此書的重要論點之一。」故他認為「這也可以說是一本中國小說發展史」。這論點，我認為有點牽強。

三、「將中國傳統小說當作嚴肅的文學藝術，全面而系統地探討分析，《中國古典小說》應該是首創，替後來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，尤其在西方漢學界，奠下根基。」

四、書中大量採用中西文學比較的方法及實例。「夏先生在書中引用了許多西方文學作品，妥切比較，使西方讀者能夠舉一反三，觸類旁通。」

白先勇認為書名極具深意，他說，現代中國學者慣將五四以前的小說稱為舊小說、傳統小說或者章回小說，以示與五四以來的新小說區別，這些名稱多少含有貶義，這論點，值得商榷；而古典、尤其是英文classic一詞，是指經過時間考驗而被公認的經典之作，夏志清將《三國演義》等六部作品稱為「古典小說」，當然是肯定這六部小說在中國文學傳統上的經典地位了。



夏志清的經典之作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環頭·散仔·黑腳·暗差·三柴·白鮚·黃腳蠶

十九世紀末，華人大致把沿維多利亞港海岸的香港島北區劃分成四個行政區域——「西環」、「上環」、「中環」、「下環」，稱為「四環」。「前三環」的地理位置與現時的相若，「下環」則指現今的中銀大廈至銅鑼灣。人們叫人口密度高的「四環」做「環頭」，以外的地區，如港島東及南區做「環尾」。

同一叫法，在不同狀況中有不同的演繹。「環頭」、「環尾」便是兩例。「中環」（Central District/Central），是香港開埠後最早開發的地區，位處港島心臟地帶，加上集軍事、政治、商業中心於一身，遂普遍被視為港島的核心，具超然的領導地位。有人就分別叫位處西面的「西環」一帶和位處東面的「柴灣」一帶做「環頭」和「環尾」。叫「西環」做「頭」，「柴灣」做「尾」，是有其充分理據的，皆因當時的「柴灣」和「筲箕灣」可算是人煙罕至、偏僻落後，無怪有以下一句順口溜：

英雄被困筲箕灣，未知何時到中環

那時做生意的人，絕不會於「環頭環尾」開業，可隨着時代變遷，人口重新分佈以及交通網絡的建設，這個意思的「環頭環尾」已被放入歷史檔案中。相對於上述的「環頭環尾」，剛說的屬範圍較窄的界說。

為方便執行日常員警事務，警務處把全港劃分為六個「總區」（Region），每個總區再細分為若干個「警區」（District），共有24個。「警區」也有「環頭」這個俗稱。明顯地，此「環頭」與前述的兩個在意義上並不相同，這裡指「地頭」。

警務人員有不同的職級，最初級的是「軍裝警員」（Police Constable；簡稱PC），又叫「散仔」或「老散」，含無用、閒散的貶意。上世紀80年代以前，他們在夏季時穿短褲，露出的雙腿，穿上黑色短筒靴，且以黑色帆布的「腳綁」套在黑色的長筒襪上。人們，多為黑道中人，會叫他們做「黑腳」。

為方便查案，局方會從「軍裝警員」中抽調人手往「刑事偵緝部」。由於他們穿「便服」出更，所以有「便衣」的俗稱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叫「雞差」；「刑偵探員」（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tective；簡稱CID）則為其正名。最早的「刑事偵緝部」成立於1923年，當時的「刑偵探員」叫「Police Detective」，中譯是「暗差」（「差」讀「猜」）——作「暗」中偵查的「差」人。

「散仔」，對上一級是「高級警員」（Senior Police Constable；簡稱SPC）；再對上一級是「警長」（Sergeant，譯作「沙展」）。「高級警員」和「警長」分別有「一柴/一劃」和「三柴/三劃」的別稱（「二柴」於上世紀70年代已被取消）。一般人認為，「柴」與「柴枝」的長條形狀有關。原來「柴」指胳膊上表示職級的「V」型標誌，「柴」只是取其英文名稱「Chevron」中最前部分的近似發音。一名「散仔」，只要行為良好（無功無過），在服務18年後會晉升為「一柴」。由於服務期那麼長，人們會把此職級看成「安慰獎」，因而又有「傷心柴」的稱號。話說回來，黑道中人會把數字換成特定的漢字——「朱」代表「一」，「雷」代表「二」，……以防旁人知悉其談話內容，尤其涉及數字。如依循這套法則，讀者當明白為何「一柴」也叫「朱柴」、「二柴」也叫「雷柴」了。

對於主要負責交通執法的「交通警員」（Traffic Police），早年坊間戲稱他們做「白鮚」（「鮚」俗讀「炸」），「水母」（Jellyfish）的俗稱。有位「扮專家」指出，交警的衣袖是白色，騎的電單車是白色，外觀上似白色的「水母」，加上駕駛者被「抄牌」（檢控超速、違例泊車等）時活像被「水母」伸手「炸了一炸」，有被攻擊的意味，因而得出「白鮚」這個外號。這個講法，以偏概全，且想像過豐；單看交警身上的「白頭盔」和「白手袖」，已足夠確認兩者近形之說。

隨着警務人員在交通上的執法工作日益繁重，「交通督導員」（Traffic Warden）的職系於1974年設立。他們隸屬於警務處交通總部，屬公務員文職，換言之不是警員。在一般人的眼裡，他們的主要職務是派「牛肉乾」（違例泊車告票）和捉行人不小心過馬路。由於最初的制服以「咖啡色」為主，坊間便戲稱他們做「咖啡仔/咖啡妹」。他們還有一個別稱——「黃腳蠶」（Yellowfin seabream），俗寫「黃腳鯪」，又稱「黃鰭鯧」，其胸腹鰭呈黃色，有如魚的腳。兩者除在顏色上有某程度上的相近外，「黃腳蠶」與「白鮚」同屬海洋生物的性質（執行相類職務）正正是其命名的精妙處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c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滿江紅·蒙山沂水大寫意（上）

萬里龜蒙，
琅玕地、悵然寥廓。
想當初、東夷先祖，
宇開荒拓。
太昊一呼丘壑應，
舜虞百孝黎民和。
到如今、玉帶繞珠城，
江天闊。

滄桑事，彈指過。
求解放，從來迫。
看南征北戰，
漫天烽火。
崗上神威社稷定，
村頭魚水親情樂。
枉靈甫、趁幾許風流，
歸零落。

董其昌是明朝山水畫家，其畫論獨到精闢。他曾說過：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胸中脫去塵濁，自然丘壑內營，立成鄧鄂。」大意是，一個人通過多讀書多遊歷，去蕪存真，山川走勢、天地架構自然就了然於心了。這雖然談的是作畫技法，其實也是為學之道。此次赴山東臨沂開展體驗式教學，所思所悟，正應了這句古話。

最初的感悟，來自臨沂東夷文化博物館之行。走出博物館，我心中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邏輯，完全變了。一直以為，以中原為中心，東夷、西戎、南蠻、北狄等化外之地，趨附之，拱衛之。如今看來，東夷，

就其文明進化而言，當與中原並駕齊驅。若論及以東夷文化為主體，交融中原文化而成的齊魯文化，在中華文明史上更是舉足輕重。

所謂北狄、南蠻，或許含有貶意（從其偏旁「犭」「蟲」可知），東夷、西戎卻只有方位上的意義了。「戎」乃古代兵器之總稱，弓、戈、矛、戈、戟為五戎。以西戎指代西部民族，當是勇猛好戰之謂。《夷》者，據《說文解字》，從大，從弓，東方之人也。身負大弓的東方部落，以鳳為圖騰，並設置鳥官制度，與朝陽一道升起，給中華文明帶來一抹燦爛的曙光。

我們熟悉的很多傳說故事，與東夷有關。例如，開百王之先的太昊，統百鳥之尊的少昊；戰神蚩尤，孝帝虞舜；大羿射日，嫦娥奔月……東夷文化分佈範圍極廣，北起遼東半島，南至蘇北淮北，東起山東半島最東端，西至河南東部。今天的臨沂市及其周邊，是其核心區域之一。所謂蒙山沂水，琅玕故地，也指這一帶。

蒙山古稱「東蒙」「東山」，地處臨沂市西北部，總面積1,125平方公里，為山東第一大山。主峰龜蒙頂僅次於泰山主峰玉皇頂，乃山東第二高峰，素稱「亞岱」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蒙山東北方的沂山，有「大海東來第一山」之稱。沂蒙山區水豐沛沛，主要河流為沂河和淮河，縱貫臨沂全境，形成脈狀水

系，計有大小河流1,800餘條。

如此山水形勢，恰與《易經》六十四卦之「蒙卦」吻合。蒙卦上艮下坎，艮為山，坎為水。山下有水之貌，正是千峰聳峙，萬壑爭流，山重水復，雲蒸霧騰之境。更奇特的是，因涉水為險，蒙卦還有另一層寓意，即山下有險。逢此卦，仍不知進退，是為蒙昧，必遭殃；若能把握時機，行動適宜，則有啟蒙和通達之象。這也與後面發生的故事暗合。

在這片大山大水孕育的土地上，齊魯文化與楚文化燦然交匯，底蘊厚重，自古養成了大氣派，鍛造了大格局。《詩經》魯頌篇有云：泰山巖巖，魯邦所膺。奄有龜蒙，遂荒大東。至於海邦，淮夷來同。莫不率從，魯侯之功。

繼東夷文化、齊魯文化之後，琅玕郡的歷史和傳說，成為這片土地上文明發展的又一高峰。琅玕之名，始終與神祕、豪俠、仁義、浪漫相伴隨。由網絡小說改編的電視劇《琅琊榜》空前熱播，使世人只知有琅玕，不知有臨沂。秦設郡縣制，凡三十六郡，琅玕為其一。東漢改琅玕郡為琅玕國，建都開陽城，即今臨沂市區。歷經魏晉南北朝，隋唐五代宋，千年以降，盛名之下，自成氣象。從琅玕走出來的大人物，除了王羲之、諸葛亮之類秦山北斗人，各路英雄俊傑，名卿志士，代不乏人；文武兼備，正邪兩絕，風雲天下。

